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凌一尧替我解围道：“现在干吗说那么远的事情？我们可以先在南京租一两年房子，等以后手头宽裕一些再考虑买房子，再说了，他家房子那么大……”

“远？你以为你还是八九岁的小女孩？”她妈妈带着愤怒的语气说，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读书读这么多年，最后跑到农村去安家，不怕亲戚笑话？”

“农村怎么了？农村人现在比我们过得惬意多了。”她爸爸也开始打圆场。

30 受到冷落

他们自顾自地讨论起来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，显而易见，他们并非不知道这是失礼的举动，而是有意让我意识到自己无法融入这个家庭。兴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既定的乘龙快婿，我的此次拜访只是一次淘汰之旅，以便给凌一尧一个彻底否定这场恋爱的理由。

我的耳边不停地回响着无数个声音。

“买二手房应该压力不大。”

“新人新婚住二手房？我们家尧尧难道只配住二手房？”

我心口堵得慌，又不敢反驳。此时凌一尧悄悄地伸手过来，目光中满是愧疚。

这是一次失败的拜访，午餐之后凌一尧的父母没有挽留我的意思，我也识趣地告辞了，他们出于礼貌将我送到楼下。

“今天很抱歉。”凌一尧说。

我强颜欢笑地安慰她：“没事，好事总得多磨。”

她说：“下次再来，保证不会这样了。”

我正要告诉她，我妈希望她年后去我家做客时，她妈妈突然招手喊道：“尧尧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
她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另一对中年男女以及一个皮肤白皙、书生气十足的小伙子，都将目光投了过来。凌一尧只得顺从地走过去，而后她妈妈开始介绍女儿是硕士学位，在南京工作。对方语气夸张地说：“哎呀，尧尧比以前更漂亮了，一晃都过去快20年了，上次见面的

时候还是一个小丫头呢！”

“是啊，比你们家罗廷煜小两岁。”她妈妈回答道。

凌一尧礼貌地保持微笑，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。

“那个年轻人是谁啊？”对方又问道。

“她同学，来串门的……”

尽管她妈妈尽力将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仍然听得清清楚楚。

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委屈，只是站在那里束手无策。

“我先回去了。”我低声地说。

声音很快被迎面而来的风吞没，没人理睬我，包括凌一尧。我的眼皮有些下沉，精神恍惚，感觉自己与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时空，连刚才那声告别都显得滑稽。

最终，我带着一身酒气，沿着墙根自个儿晃着走了。

凌一尧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出租车里往回走，她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，我冷笑。我不敢对她父母表达内心的不满，只能把气撒在她的身上，我故意用冷漠的态度让她内疚，让她知道我不是没有尊严的。

可我偏偏忘了，那个愿意一边抹眼泪，一边默默被我肆意伤害的凌一尧，正是唯一在乎我情绪的人。别人都只在意我飞得有多高，飞得有多远，只有她在意我飞得累不累，也只有她希望我停下来歇一歇。

可惜，我经常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。

那段时间我与凌一尧相处得极不融洽，彼此明明没有一点儿恶意，但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说着说着就因为一点措辞之类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。

她责怪我脾气太怪，而我埋怨她没有提前公开我的存在，最后两人不欢而散。

在除夕夜，新年钟声敲响的一瞬间，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：“第十年快乐。”

在短信发送成功时，我也收到了她的短信：“第十年快乐。”

“代我向叔叔阿姨拜年。”我又说。

凌一尧好一会儿才回复道：“我爸在外面结账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有四五个债主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坐在我家里。”

“我年后这几天去市区。”

“好啊，不过初一肯定不行，初二在我外婆家，初三在爷爷家，后面的时间就自由活动，我可以跑出去和你玩儿。”

正月初四，我去市区时打电话给她，她说她正在定慧寺敬年香。

“我去定慧寺找你？”我说。

“不用！”她连忙拒绝，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又补充道，“今天这里的人特别多，不太好找，而且要傍晚才能回去，要不明天见面吧。”

“行吧。”我失望地挂了电话，没有告知她我已经在她家楼下。

此时，我真的很想她，打算当面向她道歉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我飞快地在脑海里回想它的相关数据，故宫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宽24.8厘米，长528厘米，绢本两侧都被仔细装裱过，看不出有残缺的痕迹。在许多相关记载里，也从未提及它是残本。戴熙这个观点，真有点儿石破天惊。

33 《清明上河图》有残本？

戴鹤轩继续说：“当天晚上，戴熙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写了一幅字，写完以后便把它收藏了起来，从不公开示人，对了就是跟他的另外一件藏品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。”

戴鹤轩又说：“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，没想到适逢太平天国起义。他被迫投水自尽，大齐通宝从此消失，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那幅字也同时失踪。好在这段故事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，得以流传下来，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。”

“行了，我说完了。”戴鹤轩搁下杯子。

“说来说去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到底有没有残本，其实一点证据也没有，只是你家传下来的一段故事嘛。”

戴鹤轩双手一摊：“我可从来说过我有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，那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，这还是我在家里偶尔翻阅祖上留下的日记才知道的。戴家的大部分人，恐怕连这段往事都不知道。”

“大部分人？”我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用词。

戴鹤轩没想到我一下就揪住了他的话把儿，他尴尬地喝了口茶，犹豫片

刻才抬头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你小子还真是敏锐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不过你记住，这个算是员工福利。”

他把大齐通宝收回放到怀里，眼睛看向天花板，这个江湖骗子第一次浮现出为难的神色，就像是刘一鸣第一次谈及戴鹤轩时的样子一样。

“论亲戚的话，她算是我的侄女。不过按族谱来说，她们家是正房一脉，我们来往不是特别多。她叫戴海燕，是个小丫头，比你年纪还小点儿。哎，怎么说呢，那是个奇怪的人。她家是戴以恒一脉传下来的，如果戴熙有什么别的线索，那只有她才可能知道吧。”

“那这个戴海燕在哪里？”

“在上海念大学，复旦大学生物系的，现在都读到博士了。”

我催促他把联系方式和地址给我。戴鹤轩道：“我先说清楚啊，你去见她，别说是我介绍的，不然……嘿嘿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快给我。”

戴鹤轩扬头对弟子嚷道：“哎，徐方，上次你不是给那个记者抄了一份戴海燕的地址吗？那记者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钟爱华，上海《光明日报》的。”那

位弟子恭敬地说。

我差点被一口水呛到。

很快，他的那个弟子把抄有戴海燕地址的字条送了过来。我脸色铁青，抓住戴鹤轩的手腕道：“这个钟爱华，来找过你？他为什么要戴海燕的地址？”

“他说新闻报道要兼顾多方意见，认为戴海燕很有代表性，她既代表了家族保守势力，也代表了入侵的西方思潮。通过对她的采访，可以体现出我与这两种思潮作斗争的……”

“告辞！”

我打断戴鹤轩喋喋不休的屁话，从他弟子手里接过那字条，起身就往外走。戴鹤轩没料到走得这么干脆，只来得及在后头喊了一嗓子：“喂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签了合同。”

当我们赶到南京火车站时，正好赶上趟从哈尔滨到上海的过路火车。火车开动以后，药不然把我的手机借过去说要打几个电话，他打完电话把手机还给我时神色古怪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五脉终于出手反击，这下可有意思了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